



信念那么美丽

本报记者 赵忱

晓光就是陈晓光，文化部副部长，多年来主管艺术生产。然而，“晓光”是独立的，因为在做副部长之前，“晓光”已经著名很多年了。“晓光”不爱沾陈晓光的光，相反，“晓光”的光芒有时候还把陈晓光罩住了。身在其位，必须低调，大家都很容易理解，但我有点不解，以为可以低调，但没必要那么低调。从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到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晓光的词作流传了多少年、温暖了多少人啊！跑文化的记者，见过文化界很多盛大的场面，采访过很多文化界的名人，可是，大家都几乎没有采访陈晓光的机会。偶尔有，必定谈的都是非谈不可的工作，比如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。

在我的车里，放着一盘戴玉强的专辑。听戴玉强，专辑比现场好，戴玉强在专辑里如行云流水，在现场有点儿像猛士。我之所以放着这张光盘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专辑里有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——《你像雪花天上来》。无论春夏秋冬，一听到这首歌，我就仿佛能看见雪，看见雪花落下，然后化掉，被人践踏，变得污浊，我的心顿然生出柔情，极端的时候，会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。“我像一朵雪花天上来，总想飘进你的情怀。可是你的心扉紧锁不开，让我在外孤独徘徊。我像一片秋叶在飘零，多想汇入你的大海。可是你的眼里写着无奈，把我的爱浸入浓浓悲哀。难道我像雪花，一朵雪花，不能获得阳光炽热的爱。难道我像秋叶，一片秋叶，不能获得春天纯真的爱。你可知道雪花坚贞地向往，就是化作水珠也渴望着爱。你可知道秋叶不懈地追求，就是化作泥土也追寻着爱。啊，我的向往，我的追求，不会改，永远不变……”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希望我有一双冰冷的手，让雪花踏踏实实地呆在那儿；我希望我有一顶柔软的绒帽，请秋叶暖和地躺在那儿。一首词作，不足方寸，却形象地塑造了两个鲜活的“人物”，两颗滚烫的心，一种坚强的信念。每当听见这首歌，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：需要多大的情怀多美的心才能成就这样的词篇啊？

2008年11月底，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——晓光作品音乐会”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上演，成为国文联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演出的序幕，这真是一个恰当的选择，虽然记者以为倘若归纳晓光作品，当选定更加像殿堂的地方。

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就在西单西侧一点儿，但感觉上却有些偏远，那一晚，无数名流在此聚集，比较边缘的剧院登时中心了起来。一首一首地听下去，当然会听出一些感想，发现晓光的词作就像一部留声机，记录着中国波澜壮阔的变迁和巨变中人的感情。

从晓光的词中你看见的是他一个人的三种角色：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，一个充满才情的文艺工作者，一个爱国爱家的普通中国人。你不禁要为他画下这样的素描：

晓光是明媚的，他心中有爱不完的爱；爱祖国，爱家乡，爱人民，爱情爱。

晓光是质朴的，就连他的众多“主旋律”都是形象化的诗篇。

晓光是含蓄的，在他词句的背后你能感受到某种强大的力量。

身为坚定的共产党人，他写下《江山》——打江山，坐江山，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冷暖；谋幸福，掌政权，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宁团圆；老百姓是地，老百姓是天，老百姓是共产党人永远

的挂念；老百姓是海，老百姓是山，老百姓是共产党人生命的源泉……多么透彻！

身为充满才情的文艺工作者，他写下《你会爱上它》——也许你还不了解它，它的绿洲，它的黄沙，它的牛羊，它的庄稼，它的胡杨林如诗如画……多么酣畅！

身为一个爱国爱家的普通中国人，他写下《那就是我》——我思恋故乡的炊烟，还有小路上赶集去的牛车。妈妈，如果有一只竹笛在向你吹响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……多么真挚！

举例总是片面，归纳总是偏狭。事实上，晓光词作文词的丰富性提醒大家，不能轻易地为晓光下结论。或许可以这样表达：晓光善于以词绘画，他总是能够用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个人物性格饱满、社会风情丰富的画卷；晓光长于表达，他总是能够敏感地捕捉到时代的强音，然后以最简洁生动的叙述放送出来；晓光智慧得有些“狡猾”，他总是能够为他的情之所系思之所在找到最恰当的节奏。晓光的词作十分坦荡，就算是主旋律，也都如同唠家常，没有刻意为之的矫情与做作。可想而知，为歌而词，无论如何，都不可能恣意地挥洒才情，晓光的词却不仅很好地服务了曲调，还不见通常的窘迫，他的词作用的都是朴素的句子，表的却是大爱。晓光大概是以低姿态进入了创作的高境界，所以成功率很高。喜欢与他合作的作曲家也多，当代著名的作曲家谷建芬、王立平、徐沛东、孟庆云、孟卫东、印青、张千一都与他合作过，已经故去的李焕之、施光南、王酩、士心与他合作的歌曲大多都脍炙人口。

在晓光的词作中，你看见的是阳光，是一个被善良的心灵美化后的现实，因此，你会产生疑问：晓光怎么那么无忧无虑？当然不是的。晓光的爱与哀愁是隐秘地交织在一起的，所以，你觉得他不空洞，不做作，他赞美是因为渴望，他歌颂是因为牵挂。作为词作家的晓光是独一无二的。

晓光是质朴的，就连他的众多“主旋律”都是形象化的诗篇。晓光是含蓄的，在他词句的背后你能感受到某种强大的力量。

身为坚定的共产党人，他写下《江山》——打江山，坐江山，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冷暖；谋幸福，掌政权，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宁团圆；老百姓是地，老百姓是天，老百姓是共产党人永远

的挂念；老百姓是海，老百姓是山，老百姓是共产党人生命的源泉……多么透彻！

晓光就是陈晓光，文化部副部长，多年来主管艺术生产。然而，“晓光”是独立的，因为在做副部长之前，“晓光”已经著名很多年了。“晓光”不爱沾陈晓光的光，相反，“晓光”的光芒有时候还把陈晓光罩住了。身在其位，必须低调，大家都很容易理解，但我有点不解，以为可以低调，但没必要那么低调。从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到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晓光的词作流传了多少年、温暖了多少人啊！跑文化的记者，见过文化界很多盛大的场面，采访过很多文化界的名人，可是，大家都几乎没有采访陈晓光的机会。偶尔有，必定谈的都是非谈不可的工作，比如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。

晓光就是陈晓光，文化部副部长，多年来主管艺术生产。然而，“晓光”是独立的，因为在做副部长之前，“晓光”已经著名很多年了。“晓光”不爱沾陈晓光的光，相反，“晓光”的光芒有时候还把陈晓光罩住了。身在其位，必须低调，大家都很容易理解，但我有点不解，以为可以低调，但没必要那么低调。从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到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晓光的词作流传了多少年、温暖了多少人啊！跑文化的记者，见过文化界很多盛大的场面，采访过很多文化界的名人，可是，大家都几乎没有采访陈晓光的机会。偶尔有，必定谈的都是非谈不可的工作，比如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。</